

打字与滕字

李 荣

壹 打字

1. 慧琳与《切韵》系韵书“打”字的反切

李涪《刊误》批评陆法言《切韵》说：“然吴音乖舛，不亦甚乎！”洪诚 1982《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·刊误》172—173 替李涪辩护说：“他的吴音说的理由，可能同于时俗的误解。但是仅仅根据错误的籍贯，是不会造成“吴音”说的。慧琳已具体地指出《切韵》有吴音。”

拙作 1985《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》，着重讨论李涪对陆法言《切韵》的三项实质性指摘。这里只说两点：一是慧琳与《切韵》系韵书“打”字反切的异同，前文已提；二是“打”字反切在现代方言里的反映，有新的语料。先说第一点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八云：

打，德耿反，……《说文》从手丁声也。陆法言云都挺反，吴音，今不取也。（大正藏五十四 350.1）

《切韵》元本已佚，这里列举《切三》（S2071）与宋跋本《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》（简称《王韵》）“打”字的反切。就收字多寡与注解详略言，《切三》在《王韵》之前。据唐立庵先生考证，《王韵》撰于唐中宗神龙二年，即公元七〇六年。慧琳《大藏一切经音义》撰于唐德宗建中四年至唐宪宗元和二年，即公元七八三年至八〇七年之间，远在《王韵》之后。

《切三》梗韵：打，德冷反，又都定反，一。 冷，鲁打反，又鲁定反，一。

《切三》迥韵：“顶，丁茗反”小韵无“打”字。 冷，寒。力鼎反。

《王韵》梗韵：打，德冷反，又都行反，击，一。 冷，鲁打反，又鲁挺反，小寒，一。

《王韵》迥韵：打，击。丁挺反。 冷，小寒。力鼎反，又鲁打反。

《广雅》胡文煊本三 3：曹宪音鼎。

《切三》“都定反、鲁定反”，“定”字均为“挺”字之误，大概钞手全浊上去不分，把全浊上声字写成去声字。《王韵》“又都行反”，“行”字亦为挺字之误。这些错字的改正都有迥韵字为证。“打”字《切三》仅见于梗韵，迥韵一音列为又音，《王韵》始两韵兼收。慧琳音义“打，德耿反”，唐人庚_二等、耕两韵（举平声赅四声）常不分，德冷反与德耿反同音，就是慧琳主张的音。庚_二等、耕两韵不分可以举一个例子：“瞪”玄应直耕反，《王韵》直庚反。玄应撰《一切经音义》在唐太宗贞观之末，即公元六四九年。

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《丛书集成》影印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卷五 230：瞪，直耕反，《埤仓》直视也。|卷七 322：瞪，直耕反，《通俗文》直视曰瞪。|卷二十 923：眙，治陵反，《通俗文》直视曰眙。经文作瞪元误从月旁，直耕反。[瞪眙]二形通用。眙音以胜反。（荣案，《广韵》證韵：“瞪，直视貌，陆本作眙，丈證切。”“治陵反”音同“丈證切”。玄应以为眙瞪二形通用而音不同。）
《王韵》庚韵：“瞪，直视。直庚反。”耕韵“枙，直耕反”小韵无“瞪”字。

“打”字《切三》与《玉韵》德冷反，慧琳德耿反，实质上并无差别。要点在于慧琳指摘“打”字“陆法言云都挺反，吴音，今不取也。”问题在于慧琳所说是否可以验证。就现代方言而言，“打都挺反”在已经发表的吴语调查报告里未见有反映，“打德冷反”倒是与吴语密切符合。

曹宪《博雅音》“打”字音鼎，不知与慧琳的指摘有无联系。辽代释行均编的《龙龕手鏡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声卷第二：“打，德冷反，打击也，楛也；又江外音都挺反。”手鏡序题统和十五年，相当于宋至道三年，公元九九七年，比《大宋重修广韵》早十一年。“又江外音都挺反”的说法，也许受慧琳音义的影响。

2. “打”字反切在现代方言里的反映

现在讨论第二点，“打”字的反切在现代方言里的反映。“打”字的音韵地位要放在梗摄的范围里才能说清楚。拙著1989《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89.416—424），与1996《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》（《方言》1996.1—11），都讨论过这问题。本文主要以吴语平阳县的平阳话，与赣语武昌县南部的湖泗话为例。平阳话根据陈承融1979《平阳方言记略》（《方言》1979.47—74）。湖泗话根据张忠松《武昌县志》卷第三十一方言。本卷无出版年月，油印本1—244面，封面印“武昌县志|卷三十一|方言|武昌县志编纂委员会|一九八〇年”；铅印本585—640面，是个抽印本，正文开头四行是“武汉大学出版社|卷三十一|方言|张忠松”。铅印本便于阅读，不过有些音标和调值符号不大清楚，引用时据铅印本，音标和调值符号不清楚时据油印本。

2.1 平阳话梗摄字

吴语为什么举平阳话为例呢？吴语区各片方言南北之辨也是渐变的，瓯江片包括乐清（清江渡以南；以北是台州片的太平话=温岭话）、平阳、文成、瑞安、永嘉、温州、青田，是最南的一片。平阳“打”字读口音韵[ta⁵⁴]，与其他吴语读鼻音韵[tā]或[taŋ]阴上不同，与吴语以外多数方言（包括北京话[ta²¹⁴]）相同。不过这种异同是专就音值立论的。就音类而言，平阳“冷”字也读[la⁵⁴]。平阳不单是“打”字读[a]韵，平阳是梗摄二等读[a]韵。北京“打”字读[a]韵是个别的，北京梗摄二等一般读[æŋ]韵，例如“冷”字读[læŋ²¹⁴]。假如把“打”字与“冷”字同韵母作为吴语的特征，我想适用的范围一定相当广。带便说说，假如把[m n ŋ l]等逢阴调紧喉，逢阳调带浊流作为吴语的特征，适用的范围也相当广。这种语音标准可能有人觉得不好掌握。考虑到传统的音韵学家也承认这两类的分别，如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第八册·庚编上·方言（一）》（解放前编成，解放后出版）2655—2660分别浊音与“反浊音”，后者相当于紧喉。这种语音分别是可以掌握的。详见拙著1966《温岭方言语音分析》。此文元载《中国语文》1966.1—9 = 1985《语文论衡》45—54。

打岔打过了，现在列表对比平阳话梗摄二等与三四等的韵母。

如表上所示，平阳梗摄二等古平上去入四声，今韵母相同。[p]声母至[z]声母，二等[a]韵母与三四等[æŋ]韵母对比。[k]声母至[ŋ]声母，二等[a]韵母与三四等[tɕ]声母至[∅]声母两个韵母对比，舒声[iaŋ]韵母，入声[ia]韵母。平阳话有八个单字调，表上用①至⑧表示调类。

①阴平 44

③阴上 54

⑤阴去 32

⑦阴入 24

②阳平 21

④阳上 35

⑥阳去 22

⑧阳入 213

平阳话声韵拼合情况要略加说明。[a]韵母只拼[p p' b m f v t t' d n l ts ts' dz s z k k' g ŋ h ? ŋ]等二十三个声母，[æŋ]韵母只拼[p p' b m t t' d n l ts ts' dz s z]等十四个声母，[iaŋ ia]两韵母只拼[tɕ tɕ' dz ŋ ? ∅]等七个声母。[æŋ]韵母与[iaŋ ia]两韵母在跟声母的拼合关系上互

补。[eŋ]韵母又不拼介音。可以设想[eŋ]韵母可能在前一个阶段是[*iaŋ]韵母。参看拙著 1996.3 广州的[eŋ/ek]分别相当于中山的[iaŋ/iak], 广州[eŋ/ek]的前身大概就是[*iaŋ/*iak]。例字见 1996.9 表四。平阳话[aŋ]韵母来自古深臻曾三摄, 没有来自梗摄的。上述声韵拼合情况不限于梗摄字, 下列对比表限于梗摄字。平阳话梗摄二等今韵母与三四等今韵母的关系如下:

平阳话梗摄二等[a]韵母对三四等[eŋ]韵母, 今元音与韵尾都不同。

平阳话今[aŋ iaŋ]两韵母洪细相配, 但[aŋ]韵母来自深臻曾三摄, [iaŋ]韵母来自梗摄。

平阳话今[a iaŋ]两韵母都来自梗摄, 今元音洪细相配, 不是韵母洪细相配。

平阳话今[a ia]两韵母才是古音同摄, 今韵母洪细相配。

平阳话梗摄二等与三四等韵母的对比表

[a]韵	[eŋ]韵	[iaŋ]韵	[ia]韵
p ⑦百伯柏迫	①兵③饼丙秉⑤并		
p' ①烹⑦拍魄	③聘		
b ②彭膨棚④位 _{逢, 元作碰白谈} ⑧白	②瓶屏平坪评萍④並⑥病		
m ②盲③猛孟⑧陌脉麦	②名铭鸣明盟⑥命		
v ②衡横⑧获割			
t ③打	①丁钉 _{铁钉} ③顶鼎⑤订钉 _{钉住}		
t'	①听厅⑤艇挺⑤听 _{打听}		
d	②廷庭亭停⑥定		
l ③冷	②铃零灵③领岭⑥令		
ts ①争睁箢⑦摘责	①贞贞正 _{正月} 征晶旌睛精③整井⑤正政		
ts' ①撑⑦策册拆	①青清③请		
dz ⑧宅择泽	②呈程⑥郑		
s ①生甥牲③省	①星腥声③省 _反 醒⑤姓性圣		
z	②成城诚情晴④静⑥净盛		
	[iaŋ]韵		[ia]韵
k ①庚更 _改 羹耕③哽耿⑤更⑦格隔革	tg ①京荆惊经③景警颈⑥竟境镜敬		⑦击激
k' ①坑⑦客	tg' ①轻⑤庆		
g	dz ⑥竞劲		⑧剧
ŋ ⑥硬⑧额	ŋ ②宁迎		⑧逆
? ①鸚櫻	? ①婴纓鸚櫻		⑦益
fi ②行 _为 ④幸⑥杏	∅ ②盈羸形刑型		

上表平阳“鸚櫻”各有两音, 参看拙著 1996.2 温岭“鸚櫻”各有两音, 鸚[ʔa³³]哥_{鸚鸚}, 鸚[ʔin³³]鸚; 金櫻[ʔa³³]石榴, 櫻[ʔin³³]桃。

2.2 湖泗话梗摄字

赣语为什么举湖泗话为例呢? 拙著 1996.4—5 说: “温岭梗摄不分文白读, 二等反映古代元音, 三四等就跟曾摄合流了。赣客粤分文白读, 白读反映二三四等的元音, 文读就跟曾摄不分了。”这就是说, 吴语梗摄二三四等洪细韵母一般不相配, 即使有相配的, 字也极少, 如刚才说

的平阳话[a ia]两韵。赣客粤(粤语如中山)洪细韵母相配。湖泗话梗摄白读[ā iā uā yā],是洪细韵母相配的最好例子,南昌话只有开齐合三呼。湖泗话“打”字有三个音:[ta⁴² tɕiā⁴⁴ tɕiā²³]。湖泗“打”[ta⁴²]读口元音与全国多数方言相同,与瓯江片以外的吴语带鼻音不同。湖泗“打”读[ta⁴²]与“冷”[lā⁴²]不同韵,平阳“打”[ta⁵⁴]与“冷”同韵,上文已提。湖泗“打”读[tɕiā⁴⁴ tɕiā²³]反映古音“打,都挺切”,这是个新的语料。随着我国方言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的进展,一定会有更多的新语料发表。湖泗边音[l]略带鼻音。

现在列出湖泗话梗摄白读[ā iā uā yā]四韵字。湖泗话六个单字调,用圆圈码表示调类。

①阴平 44 ②阳平 11 ③上声 42 ⑤阴去 23 ⑥阳去 33 ⑦入声 5

以下分韵母列字,先列声母,次列调类,然后列字。

张书 589 韵母说明云:“湖泗地处湘方言、赣方言和[武昌县北部]纸坊话(属北方方言范畴)相互影响的交叉点,韵母中存在着语音杂萃……现象。如影字有[iəŋ⁴² iā⁴² yā⁴²]三种读音。……[iā ā uā yā],都是纯粹土语白读音。”湖泗话是受其他方言影响较大的赣语方言,梗摄白读[ā iā uā yā]四呼配合整齐,但是梗摄字到底不多。来历待考的字一律不收。

[ā]韵——[p]⑤进 [p']①膨⑥髡 [l]③冷 [ts]①争~吵 [ts']①撑撞⑤穿椅子~

[s]①甥生~根声③省轻~;轻松⑤生~蛋 [k]①坑 [ŋ]⑤硬

[iā]韵——[p']②平⑥病 [m]②明~日名~字⑥命 [l]①铃②零~钱③岭领 [tɕ]①睛睛钉打
惊精~灵③井颈⑤经~线打 [tɕ']①轻清青②晴擎③请⑤听声⑥静寂~ [ŋ]②灵精~

[ɕ]①星③醒⑤腥性定~ [θ]②赢③影

[uā]韵——[k]③梗植物的茎,元作训读字 [θ]②横

[yā]韵——[θ]②紫~线,元作训读字,南昌紫字今齐齿呼③影

如上文所说,假如说“打德冷反”是吴音,倒与今吴语[ā aŋ]符合。慧琳说“打都挺反”是吴音,与今吴语不符,倒与今赣语湖泗话符合。

湖泗话“打”字三个音,用法举例如下。张书打字屡见,591, 602, 608, 617, 623, 626, 628, 631, 633, 634 等十面都有。但是不全记音,举例只能限于有音的。

⊙打[ta⁴²]:打架|打屁股|打扮|打霜下凌|打流到处打零工谋生|玩玩打打|打牛贩马|驮旗打伞

“短打”本地话是[tɕ⁴² ta⁴²],学吴语时韵母改作[tɕ taŋ]

⊙打[tɕiā⁴⁴]投掷:丢石头打人

⊙打[tɕiā²³]槌击:打桩,与打架的打音异

湖泗话打德冷反今读[ta⁴²],上文已交代。

“打都挺反”与湖泗话今音对比,声母古端母在今[i]介音前变[tɕ],梗四等今读[iā]韵,都符合常例。古上声怎么分化成阴平、阴去两类,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最后有一点要交代的,《说文》打字从木(但是慧琳音义云《说文》从手),现在打字从手。根据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(公元六四八年)国诠书《善见律》,打字三见,“若女人或打栳比丘”,从手,“打坏、打坏”一次从木,一次从手。可见当时从木从手两可。

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 67—68 引《仓颉篇》有云,椎,打物也。今查证,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商务影印畿辅丛书本卷三上 318 引玄应书无物字。陶方琦辑《仓颉篇》补本二 12 引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三十五,撲,轻打也。“打”字均从手。王书同处云,《说文》杙,撞也。杙与打亦声近义同。国诠书《善见律》卷末题闾立本总监,非一般写经从木从手有时随便可比。因此可据以判断当时字形两可。不必说杙与打亦声近义同。

贰 膳沙馅的膳字

“澄清”的“澄”dèng,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以为来自《集韵》澄韵唐亘切:“澄,清浊分也。”音义贴切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澄 dèng 字下收“澄清、澄浆泥、澄沙”三条,附“豆沙”一条供比较。

[澄清]使杂质沉淀,液体变清:这水太浑,澄清之后才能用。

[澄浆泥]过滤后除去了杂质的极细腻的泥,特指制细陶瓷等用的泥。

[澄沙]过滤后较细腻的豆沙。

[豆沙]红小豆、红豆或云豆煮烂成泥或干磨成粉,加糖制成,用做点心的馅儿。

宋代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有“膳沙粥、膳沙馅”,《西游记》有“邓沙馅”,《金瓶梅词话》有“邓浆盆、邓浆砖”。

绍圣间(公元一〇九四年—一〇九八年)……[曾]文肃忽苦腹疾,[章]子厚来视病。坐间,文肃忽思膳沙粥。时外祖空青先生曾公袞文肃第三子在侍侧,咄嗟而办。文肃食之甚美,子厚犹未去也,询其速致之术。空青云,适令于市上货膳沙馅担内买来,取其穰入粥故耳。(丁传靖辑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十三 641 引《挥麈后录》;丛书集成 2771 影印津逮秘书本卷七 534“绍圣间”误作“绍兴中”,年代不合;“袞”作“卷”。担两本都误从木旁,今改。)

“货膳沙馅担内”,货,卖也。膳沙馅指带这种馅的点心。担,名词去声,指卖点心的担子。穰同瓜瓢儿的瓢,这里指点心皮儿包着的馅儿。所以下句说“取其穰入粥”,就做好膳沙粥了。

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,一盘是邓沙馅的素馍馍。……今日又好吃邓沙馅。(中州书画社影印本《西游记》五十五回 2—3)

[应]伯爵道:这花倒不打紧。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。……都是用绢罗打,用脚蹴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,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。(影印万历丁巳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六十一回 13)

“邓膳”两字《广韵》徒亘切,与“澄”字《集韵》唐亘切同音,现在一起讨论。

先说“澄”字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澄清条注“使杂质沉淀,液体变清”,与《集韵》注“清浊分也”符合。

其次说“膳”字,这个要从澄沙的做法说起。最近同事周磊告知,乌鲁木齐豆馅儿不讲究连皮。大豆(蚕豆)煮熟捣烂,用大布过滤。大布出于丝绸产地和田,手工织,较粗疏,垫笼替,厨房抹布也用大布。又有一位北京人告知,北京的豆包布,得名之由大概就是过滤豆馅儿,功用相当于新疆的大布。做丝棉袄衬面子,做替布,都可以用。安定门商场有卖的。“膳”字《广韵》训“囊属”,就是一种口袋。用适当材料做的口袋,或是用布裹起来,都可以去粗取细,过滤豆馅。“豆包儿、豆沙包子”温岭话说“豇豆馅个馒头”。“澄沙”温岭话说“细沙”,如“细沙蛋糕”。“膳沙”得名之由大概就是用膳过滤豆沙。

现在说“澄浆泥、邓浆盆、邓浆砖”。先节录宋应星《天工开物·陶埏第七卷》若干段。宋书序题崇祯丁丑,即十年,公元一六三七年。《金瓶梅词话》成书年代,据吴晗所考,在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,即一五六八年至一六〇六年之间。两书相距年代不远。以下按影印初刻本节录宋书元文,不用删节号。方括弧中字是引者注,或用来连缀上下文。竖线用来分段落。

造砖[之法],汲水滋土,人逐数牛,错趾踏成稠泥。然后[脱坯烧成]。若皇居所用细料方砖,则由苏州造解。[造法无说明。]凡诸陶器精者,中外皆过锈。[宋书锈字音右,相

当于今釉字。《集韵》“釉，物有光也”，余救切。“锈，铁上衣也”，息救切。今用法同《集韵》。]凡锈质料，江浙闽广用蕨蓝草。陶家取来燃灰，布袋灌水澄滤，去其粗者，取其绝细。每灰二碗，参以红土泥水一碗，搅令极细，蘸涂坯上，烧出自呈光色。|江西饶郡浮梁景德镇，从古及今，为烧[瓷]器地，然不产白土。土出徽郡婺源祁门两山，一出粳米土，一出糯米土。造器者将两土等分入臼，舂一日，然后入缸水澄。其上浮者为细料，倾跌过一缸，其下沉底者为粗料。细料缸中，再取上浮者倾过，为最细料，沉底者为中料。既澄之后，以砖砌方长塘，逼靠火窑，以借火力，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。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。然后[过锈烧成]。

宋书说普通砖造法，没有过罗过滤的工序。细料方砖由苏州造解，与应伯爵所说相同，但具体造法无明文。应伯爵说，造邓浆盆、邓浆砖都有“用绢罗打”，去粗取细的工序。宋书说陶器锈料，草灰要用“布袋灌水澄滤”，要点在滤字，明说去粗取细。宋书说白瓷土舂一日，“入缸水澄”，分成粗料中料细料三等。这是用分清浊的办法分粗细。

总起来说，“筛沙”用袋或布过滤，用“筛”字妥当。陶瓷造法用“澄”字，意思就从“清浊分也”扩充到“粗细分也”。“邓”字《广韵》训国名，地名，又姓；用于“邓沙馅、邓浆盆”等是同音假借。“筛”字不常用。“澄”是多音字，《集韵》唐亘切一音上文已引，《广韵》又有“水清定，直庚切”与“清也，直陵切”两音，折合成今音都是 chéng。这可能是用假借字的原因。

(李 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)

“稍瓜”、“丝瓜”辨

张永奋

关汉卿《五侯宴》第五折：“秋收已罢，赛社迎神。开筵在葫芦篷下，酒酿在瓦钵磁盆。茄子连皮咽，稍瓜带子吞……”对于其中的“稍瓜”，林昭德先生在《诗词曲词语杂释》中认为它就是现在的丝瓜，因为“秋季，吃茄子的时期，也有丝瓜可吃”，并且“稍瓜”是“长条形”的，“与丝瓜相同”。其实，这里的“稍瓜”并不是现在的丝瓜，而是一种可以生吃的瓜果。

元代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中提到“稍瓜”的。周文质的《时新乐》里有“迓鼓童童芭篷下，数个神翁年高大，糍糕著手拿，磁瓯瓦带浑浑。铺下，板踏。萝卜两把，盐酱醮（通“蘸”）稍瓜，盐酱醮稍瓜”。从关汉卿的“稍瓜带子吞”和周文质的盐酱醮稍瓜可以看出稍瓜和萝卜一样都是可以生吃的。

元代郑德辉《伊尹耕莘》第一折也用到稍瓜：“（王留云：）俺虽是农庄田叟，闲游北疿南庄。新捞的水饭镇心凉，半截稍瓜醮酱。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“半截”这个词。“截”的意思是“段”，丝瓜是细长条形的，一般用“条”，稍瓜不用“条”，可见稍瓜比丝瓜形体粗大比其他圆形瓜形体要长。与江苏、上海等地的“菜瓜”相似。现代汉语某些方言中还保留“稍瓜”（也可写作稍瓜）这个词。

(张永奋 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 200062)